

短評

戰難，和亦不易！

時局發展到現在，沒有一個人敢輕易地說：於一定期間內，能够解決迎而來的危機。因為，戰爭是具體的，不是片面的。戰爭不僅如兵學家克羅塞維茨的話，是政治的延長，而且和經濟有密切的關係。今天的戰局，寧是過去政治、經濟諸設施之必然的結果。由之，從戰爭而談戰爭，那是無法解決戰局，而且使戰局向更壞的情況發展。這也就是當前使人感覺「戰難」之主要的理由。

由「戰難」而生的心理反應，就是「和」。和確是厭惡九年戰爭之普遍人民的情緒，但和也是具體的。在雙方未以兵戎相見之前，和的成功可能性比戰大，到兩個有組織的力量已經接觸後，和就沒有書生所想像的容易。因為在一方壓倒另一方的前提下，和就是「降」的別名。

當前的呼號和平者，有各種動機和打算。由已知的事實看來，有這幾個主張：第一，從共黨的右傾姿態出發，有人估計雙方戰爭，不是變更社會組織，而是爭奪統治權。既是爭奪統治權，何必要把

創進

週刊

第一卷第十期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每份二角
每月一元
每季三元
每半年六元
每年十二元

大多數人民捲入戰亂中？這主張的代表者，是民主同盟的領導者之一張中府教授。他已為這主張，被香港的民盟，宣佈開除盟籍。第二，是劉不同教授的主張。他認為：國民黨的主戰，是為保持少數既得利益份子的權益，與農工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無干，既然「中共所倡的新民主主義與孫中山的社會民主政治，可以說是一個東西，祇是名詞的差異，」那再打下去，毫無意義，而況，依劉教授的看法，「政府陷于崩潰的邊緣」，已不能戰。這一主張，既未得到國民黨的諒解，至於氣高趾揚的中共，至筆者執筆止，尚無反響，但就過去的記錄而言，劉氏也是中共中的反動派之一，因為在中共宣傳家口裏，他是從左的方面幫助國民黨。第三，是統治階級中本無戰勝信心，但却有政治野心的人們，他們希望在和平之中，取得個人的地位，並保有自己「既得權益」，若干有「反共」記錄，但却欲趁機「悔過」的知識份子，是他們的羣眾。第四，是真正人民的羣眾，化干戈為玉帛，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

未來的發展，誰也不明白，但當前客觀的情況確是如此：共產黨口裏說和，心裏不願和，因為它

自感已佔上風。國民黨，恐怕是口裏說戰，心裏願和，因為它雖未完全敗北，却感戰難。也。那實際的情況，戰爭與和平已無法分開，成爲對物之兩面。共產黨以和求得戰爭的勝利；國民黨，可能地以戰爭取有利的和平。也爲着這一現實，所以上海「新報」傳來張治中將軍的談話，切實地決於徐（州）蚌（埠）的決戰。決戰的結果，如果共軍敗，和或有展開的可能，因為徐蚌之戰，從最壞方面說來，似泗水之戰，從最好的方面說來，是以後大局好轉的開始。如果國民黨敗，那麼，所謂和就是投降。那時共軍的南下，將似麥克阿瑟進入東京，儘管有「聯合政府」的短幕喜劇，而却有若無人扮演「戰犯」的悲劇。

造成這一戰難和亦不易的局勢，恰似下面的插話：甲乙對弈，下了三盤。甲憤然起來。人們問他：「結果如何？」甲答道：「第一局，乙沒有輸；第二局，我沒有贏；第三局，我要和，媽的，乙却不肯！」

試問：不抹殺現實談和平的人們，現在的情勢，是似第幾局？（家）

短評：戰難，和亦不易！
評：大上海市長不可爲而可爲
我們爲什麼而戰？
兩淮戰事臆測
是需要新血液的時候了
中日關係與中國在東方世界的地位
美國對東亞的看法與作法
論寬容
科學版
睡眠中能發生什麼事
從北大教授談說起
長沙郵局的趣劇
南昌近訊
圖畫評介
近十五年日本秘史

阿行難
中評論報
密勒士
雷嘯天
殷懷遠
謝譯
忍辱
高遠
心遠
相晚

發地電
行所址話
胡創上四
進（五）海
善出
版
社社號三
一六一路遠四路陰山七
八



我們爲什麼而戰？！

阿難

戰爭已經進行三年，到現在，國民黨當局，才提出「民族戰爭」的口號。爲民族生存而戰，是一個好題目，又是一句動人的口號。可惜，提出它的國民黨，忘却一大前提，即：「民族戰爭」，不是空洞的名詞，不是毫無生氣的形式，必需有一肯定的內容。

這內容是什麼呢？只一句話：每個國民，都感到它和自己的生存、幸福，有密切而不可分的關係。如果，提出「民族戰爭」的口號，使聽它的國民，一點感不到在重大犧牲之後，有光明的前途，有可實現的希望（即達到幸福的境域，並保護自己的生存），那麼，口號不過是空喊，喊它的人，使國民感到是「賣膏藥」。

我們並不否認：中華民族，有民族生存的嚴重問題。我們更不否認：中華民族，爲爭取獨立與生存，有戰爭的必要。可是，私的官僚化、流氓化資產階級口中，提出它，絲毫不能反應它的嚴重意義。

國民黨近三十年來，最得意的一張王牌，即民族主義。賴着它，國民黨領導北伐，建立自己的王朝。又賴着它，國民黨領導抗戰，動員以億計的國民。可是，北伐之後，國民不能從民族主義中，得到實惠，只便宜了少數的流氓化、官僚化的資本家，和使少數國民黨人，變爲資產階級的權貴。至於偉大的、神聖的抗戰，國民黨犧牲以千萬計人民的自由、財富與幸福，但只少數人發國難財，接收財，而大多數國民的鼻子，却被惡性通貨膨脹牽着，走入人間的活地獄。由於這兩個痛苦的、悲慘的經驗，雪亮的人民眼睛，已認識了國民黨人的真面目。現在，如果廬山仍舊，只披一件破舊的民族主義大衣，決不會有何收穫，那難道不是意料中事嗎？

所謂國民會有之痛苦的、悲慘的經驗，是指：政治敗壞，已腐蝕整個統治的機構；官僚貪污無能，似害菌一樣，瀰漫民族的軀體。那腐蝕的機構，和害菌化的官僚，填塞國民經濟的氣管，使成千萬計的被壓迫、被榨取、被奴使的國民，日感不能忍受。試問，用那樣的政治機構，那樣的官僚，能夠指導戰爭嗎？能夠使大多數國民心服他們是爲全民族的生存而戰嗎？

無需說，那是絕對不能的。在絕對不能的客觀條件下，縱使是萬能的主，也不會出現他的奇蹟，而況，國民黨人在國民眼中，還是無能、腐敗、自私的統治者？由之，自然地發生這結果：「戡亂」是國民黨人，爲保存自己王朝的戰爭；「民族戰爭」是國民黨人，爲挽回自己厄運的強心劑。「一切由國民黨人去幹吧，我們站在旁邊看他們幹」這是普遍的，但並未說出之國民肚子裏的話。國民黨人，能夠單獨進行自己所提出的戰爭嗎？不能。因爲，近數月來的事實，已爲我們指示了明白！國民不僅見到軍事的失利，而且非常憎惡這些醜態：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刑成於情私，賞罰出自愛憎。派系的私欲，超越民族的公欲。如果，這些醜態，不能掃除，那國民黨王朝，將走羅馬帝國的路。

用羅馬帝國與國民黨王朝相對比，是有些不合適的。因爲，專政二十年的國民黨，對國家對文化，並無何等的貢獻，而羅馬帝國，在她的前期，却有歷史的光榮記錄。唯一相肖似之處，是羅馬帝國統治者們，與國民黨權貴有同一的表現：自私、貪婪、腐敗、無能。爲着那樣的統治，羅馬帝國的人民，不僅無視統治者之民族危機的警告，反抱「與爾偕亡」之心，願爲前驅，歡迎日耳曼民族的侵入，促帝國的滅亡。今天的斯拉夫民族，非日耳曼民族所可比，爲它前驅的，也非羅馬帝國時代無組織的農民，這是衆人皆知的事。

由之，我們必然地達到這一結論：要進行民族戰爭，須先表現民族戰爭的內容。它就是，領導那戰爭的政府，不是國民黨人的政府，不是少數自私、貪婪、無能之資產階級的政權。而是人民所有、人民所治、人民所享的政府。

怎樣表現當前的中央政府，是人民所有、所治、所享的政府呢？她起碼先增強人民對政府的信念，而且由之認識政府所提「民族戰爭」的真義。

這也就是說，只在這一前提之下，國民才曉得「我們爲什麼而戰」。國民知道戰爭意義後，我們才有戰勝的可能。否則，大家都抱「國家事管他娘」，還談什麼「戡亂」？！

國族確已陷於危急存亡之秋。失去東北後的國民黨人，既不能裝腔作勢，如再澈底不覺悟，則不特無以對抗戰九年的戰死者，死後亦有何面目見其先烈與其總理於地下乎？



兩淮戰事臆測

中行

一 兩個月前，我曾在本刊上發表了一篇預卜秋季戰局的文章，其中列舉了共軍秋季攻勢的五個要點：

- 一、擱置東北；
- 二、切斷遼西；
- 三、圍困平津；
- 四、攻取濟南；
- 五、窺伺兩淮。

兩個月實際戰爭的經過證明我的預卜大體不差。遼西切斷了，濟南攻取了，本應被擱置的東北却因國軍的亂打亂跑而早日被共軍接收。現在正要圍困平津與窺伺兩淮了。

我的預測雖然大致不差，而對日期和事變發展的速度却没有算準。我算着十月佔濟南，而由於吳化文部的跳槽，九月下旬濟南便陷落了。由於濟南的早陷，把錦州的攻取也被提早。我算着十一月中旬佔錦州，十月中旬便易手了。因此，兩淮戰爭也被提早一個多月，我說明年一月纔能展開徐州會戰，而這戰爭在本月上旬已經開端了。

由於日期預測的不準，惹起一部分刊物的誤會，竟把作者看作軍方的代言人（展覽及密勒氏評論）。可見多寫文章的害處了。

此外，名記者曹聚仁先生對我那篇文章也有些批評。他說我「不着邊際」，把兩淮戰爭看得太早了。而事實却證明，我把兩淮戰爭看得太遲了。

二 兩個月來，軍事的棋局完全變了。長春，瀋陽，錦州，濟南，開封，鄭州……這都是國方僅能做一個眼的死子，都接連着被共方提去。華北雖然一大片子，却做不出兩個眼。所以共方可以不理華北，而把攻勢轉向東南。東南一角的爭奪為全局勝負所關，所以雙方都不惜使用全力。預計徐蚌之戰必然發展成為主力戰，而且成為決定戰，他將成為中國近代史的轉捩點。所以我們應當密切的注意他的發展。

三

戰事重心所在的淮徐一帶，雙方力量的分佈如下：

國軍：

徐州正面是黃百韜兵團；

左翼是邱清泉兵團；

右翼是李彌兵團；

左後方（鹿毫一帶）是胡璉兵團（？）；

宿縣是孫元良兵團；

蚌埠是劉汝明部。

共軍：

正面和東面是陳毅所部的第一，二，四，六，七，新七，新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十二個縱隊及淮海獨立旅與淮北獨立旅。

西面黃口宿邱之間是陳毅所部的第三，八，兩廣等三個縱隊，陳賡所部的

第四，九兩個縱隊，劉伯承所部的第三，九，十一等三個縱隊，計共八個縱隊。

雙方兵力幾乎相等，都不到卅萬人。淮徐會戰約略是六十萬人的大會戰。

四 就整方局勢看，國方取守勢，共方取攻勢；國方處內線，共方處外線。關於攻守的得失及內線外線的利害，那是兵學上原則問題，我在這裏不說。我只就實際的情勢，談一談雙方的戰略。

一般說來，在淮北戰場上，共軍是佔優勢的。共軍的優勢不在乎數量及火力，而在乎聲勢及士氣。

九月間，共軍以八天的攻擊，輕取濟南。十月間又拿下長瀋及錦州，再加上鄭州開封。六十天中，拿去六座大城，擊潰國方五十幾萬軍隊。這勝利不能算小。現在挾戰勝之餘威南逼徐淮，共方聲勢之大及士氣之旺是不難想像的。

在這種情勢之下，共方可能有兩個戰略計劃。一個是圍困戰略。只把這三十萬人擺在徐州的外圍，只威脅國軍，恐嚇國軍，困擾國軍，像一把達摩克里的劍（Sword of Damocles），懸在國軍的頭上，却不認真的攻擊他。再配合上精神攻勢，政治攻擊，經濟攻擊，使永處威脅下的國方發生內潰，然後輕

騎長驅，似乎不難得到比較廉價的勝利。

另一個是速決戰略，挾戰勝之餘威，利用精神上的優勢，從事於斷然的攻擊，一舉而粉碎國方之最後一批軍隊。這種戰略未嘗沒有得手的可能，不過所付代價較大，流血較多。

共方將採取那種戰略呢？根據共軍統帥的軍事教育及戰術思想以及常勝後的精神狀況來判斷，恐怕採取第二戰略（速決）的可能性比較大些。

五

在這種情形之下，國軍方面能採取那幾種可能的戰略呢？依作者妄測，有下面兩種戰略。

一個是退守。把遠在西北的胡宗南部空運南來，佈置一條從合肥到泰州的防線；把徐州周圍的部隊大部南退，一直退到淮河南岸，憑藉淮河及洪澤湖築一消耗共方的兵力，然後相機反攻。

於一戰。一個是決戰於徐州。把重兵放在徐州，希求在徐州周圍與共方角力，僥倖於一戰。根據國軍統帥的傳統及習慣以及個人氣質來判斷，國方大概也是採取第二個戰略。

國共雙方既然都傾向於「拚」，徐淮會戰大概是不能避免了。本月八日，徐州北東西三面的砲都響了。戰幕一開，現在只看他如何發展。

果以徐州為總樞，已經佈置好一個十字形陣地。不知他如何發展，徐州北東西三面的砲都響了。戰幕一開，現在只看他如何發展。

形勢上，這十字形陣地，頭重腳輕，宜於進攻而不宜於守。對目前的國軍是利而不利的。

徐州形勢，徐州北東西三面的砲都響了。戰幕一開，現在只看他如何發展。

共軍怎樣打法呢？我將採取李左車的戰法，大軍壓境，攻心奪氣，直取敵人的後方。

五六個用這八種迂迴的隊，由下述三條道路：西北東三面，扭着邱李黃三個兵團，然後用

或趨明光，取蚌埠，集劉伯承陳賡的十個縱隊，用最快的速度，由潢川固始，直取合淝，然後全線進攻。

及踉蹌，據報共軍戰局，徐州東面，縣西鄉鎮，僅留四團在黃口錫山之間，繼續與邱清泉

推磨，然則共軍戰局，徐州東面，縣西鄉鎮，僅留四團在黃口錫山之間，繼續與邱清泉

住，對不能演說成一個迂迴的戰。假若陳毅在東面不作深入的迂迴，徐州的戰爭就穩

要好。對不能演說成一個迂迴的戰。假若陳毅在東面不作深入的迂迴，徐州的戰爭就穩

地方。前面我們說到國軍的陣形的不合理，是一大缺點，然而國軍也有佔便宜的

相等的。第一，他是採取守勢的。在淮徐戰場上，國共雙方兵力約略相等。在兵力

他的第一銳部，他到後方較急的處。內線的軍隊，在調動上比較佔便宜，容易轉移

空軍。根據四大的他，他到後方較急的處。內線的軍隊，在調動上比較佔便宜，容易轉移

官生。活而化過，去上大的他，他到後方較急的處。內線的軍隊，在調動上比較佔便宜，容易轉移

局。徐淮之戰，必將演成一個迂迴的戰。假若陳毅在東面不作深入的迂迴，徐州的戰爭就穩

是需要新血液的時候了

密勒氏評論報

由於軍事經濟和政治的陣綫顯出了傾敗的形勢，這一週來國民政府面臨着它最嚴重的一個試驗。蔣總統在南京對一羣政府高級官員作報告時，指出這危機的重大，這是對日抗戰期中黑暗艱苦時期以來的最重大的情勢，蔣總統並宣稱內戰將於今後三個月內，獲得決定。

假如這個政體還有時間來挽救它的危機的話，那麼今天便已是時候了。根據一家通訊社從南京發出的電訊稱，從九月二十三日起，濟南陷落之日，政府已損失其精銳部隊四十萬人，可悲是這些部隊的喪失和幾個原以為防禦甚好的城市的失陷，並不是由於戰爭中優勢的共黨軍隊壓倒了國民黨軍隊，而是由於守城部隊及將領背叛而投降於共軍的結果。有時甚至在戰事開始以前就背叛而投降共軍了。

大抵蔣總統在局勢最險惡的時候，他常能復集其支持者，重振力量，回復元氣，使局勢稍許穩定，然無論如何，在他這一方也有着顯著的悲觀主義氣氛。誠然，假如蔣總統要作一次重振的話，那就必須趕緊着手。

經濟方面，我們對經濟情勢沒有甚麼更多的評論。行政院長翁文灝氏提出辭職了，承認其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的失敗，這個緊急處分令原來是計劃用以支持金圓券的，但僅僅二個半月的時間以後，金圓券便像是被置於滑車之上，就滑跌下來。

然而，我們並沒有捆束行囊，定船票或飛機票擬前往廣東、台北或香港。我們懷疑是否就到了這樣壞的時候，我們相信蔣總統所說，今後三個月內將有定局。同時，根據共黨的廣播，大局的決定還

須一年。

就理論上說，大局仍然是有挽救的，今日局勢所以陷入進退維谷困厄之境的理由，大部分是由於南京方面在過去不顧或不能採取有效的激烈手段。假如現在再不用強烈的藥劑，那麼這局勢就決無希望了。

據報告說是現內閣願辭職，假如現內閣真是辭職的話，那麼這正是任命新人的極好的時機。這裏我們並沒有半點意思說翁文灝氏的不好，翁氏他也祇是一個人而已。現在的局勢，需要一個全新的內閣，需要一個有新理想和新決心的青年內閣。這麼一個內閣，假定其組成份子也代表着一方利益，那麼這個內閣對於究竟是先保全私人利益抑或是先維護國家利益這一點應不致於感到左右為難。若僅是現內閣閣員中有很少幾個調換，便將無補於實際了。在軍事方面，也同樣地需要改革，坦白的說，某些現據重要職位的將領們祇是些每戰必敗的長敗將軍，現在在共產黨軍手中

是如此，現在在共產黨軍手裏又是如此。一個將領當其對戰事一再失敗時，便應撤換而改派一個新將領。

現在已是整個政府遍體都需要新血液的時候，黨國元老們已被證明是無能處理這個局勢了。

（楚士譯自本月六日的密勒氏評論報）

徵稿

- 一、歡迎學術論著，各地通訊等稿。
- 二、每篇字數最長請勿超過四千。
- 三、請用有格稿紙繕寫，譯稿請附原文。
- 四、來稿請註明詳細地址及真實姓名。
- 五、稿費每千字三十元。
- 六、不退稿。

不附足郵票者恕不退稿。

評短

大上海市市長不可為而可為

被稱為「世界第四大城市」的上海市長，依吳國楨氏在美國「生活什誌」中的文章，是「世界最壞的行業」。因為，手握這塊市長印的人，可有許多經常的麻煩：學潮發生，會使你挨打，並打破眼鏡；工潮發生，會使你被包圍在市府中，受羣衆的辱罵；電話不靈，馬路不平，垃圾滿地也有人在背後罵你；這些氣，似乎够受了，但却也有體貼的市民，送你「大玳瑁」給你。

上面的經常麻煩，幸有手段巧捷的我們吳市長，逐一解決。可是，現今是亂世，做擁有五百萬人口的長官，還有突如其來的事。除兩個月前，來了一個「督導」，使市長得在「休息」之外，目前「督導」已走，什麼米呀！煤呀！油呀！又把市長先生弄得坐臥不安。雖然，吳市長有方法使「府（市政府）、會（市參議會）一體」，但却沒有仙法，使五百萬市民，變為「楊妹」。

由之，大上海市市長是不可為的。大概爲了不可為之故，吳國楨氏陸續寫了六次辭呈。當今中國，最難的，是求官做，最容易的，是拋紗帽。爲什麼，吳市長把寫辭呈，當做小學生的臨字帖呢？因爲市長大概還有可為之處。那是什麼？我們當然不知道。

依「大公報」在上海戶口總調查後一日（十一月九日）的記載，吳市長一家八口，但有十三個男女用人。以市長之尊，他的家族，幾乎一個人要兩個人侍候，那是人情之常。但市長每月的收入，就在現在的俸給標準，不會超過六百圓。一個用人的工資，以二十圓計，十三人要支出二百六十圓，還有米菜，恐怕要把市長的收入，全部花光。我們不說荒，這大負擔的市長，在市民日感米荒、煤荒、油荒之中，竟一荒也沒有，試問，他怎會有那麼多的錢，支持這一場面呢？

這是謎！這是大謎！

有人問道：市長能够支持那局面，爲着他有「資內助」，因爲她會賣畫；又爲着他有好叔岳，因爲他是上海市銀行的總經理。他，才幹那自稱爲「世界上最壞的行業」。

（禾）



中日關係與中國在東方世界的地位

林一新

最近在我們國家裏，發生了兩件事情，都是非常值得注意：一件是不久以前發生的所謂「反對美國扶日運動」；另一件是近日報上刊載有一些人正在準備組織一個「亞洲關係協會」。這兩件事的出現，在我看來，都是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而且有其自身的深切意義；前一件事主要是站在與日本對立的立場；而後一件事主要的是要和日本發生密切的國際關係，但我注意這兩件事，是由於另一問題所引起。這兩件事，使我想起中國在東方世界中的地位的問題。大多數人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深遠的看法，以致做出種種的錯誤；實際上說來，我們現在許多人，都未注意這樣的一個問題。

中日兩國的關係，確是東方世界中各國關係中的最重要的一個。這兩國關係的發展，足以決定整個東方世界的發展，換言之，中日關係發展的趨勢，足以決定東方世界發展的趨勢，甚至足以決定未來東方世界的命運。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雖然成爲戰敗國，但並未改變它的地位，亦未改變中日兩國關係之對於東方世界的影響作用。吾人所提出之問題，不僅未成爲過去，且更爲迫切。

但今日之注意和討論中日關係問題的人，對於這個問題，既無遠見，且囿於特殊利益，該問題遂愈增其嚴重的性質。

吾人試就上述的兩項事件來加以研討，便知近今多數人見解混亂之所在。首先係吾人於所謂「反美扶日運動」中所見者。「反美扶日運動」之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意義，吾人茲可暫置不論。但這個「運動」之產生，係由於國人一種畏懼日本復興之心理，亦屬不可否認；就這點來說，反對美國扶助日本，其立場可說是不錯的；中國過去受日本長期的侵害，其畏懼心理是很自然的。一個「運動」之產生，可有其特殊背景和意義，但未可因此而抹殺其可有另方面的內容。但吾人所應注意者是日本復興能因反對者

中止嗎？反對日本復興是一件可能的事嗎？「反對美國扶日」或反對日本復興，即使其立場不錯或可有合理的內容，但對於中日兩國關係問題之正確認識，並無補益。

吾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應基於感情心理的因索，而應根據歷史觀點。任何一國之復興，均爲正當之要求。祇要其自身具備復興之條件與能力，吾人即無反對的理由。對於日本，亦復如此，日本在這次戰敗之後，既具備其復興之條件與能力，則吾人對於它的復興，亦同樣無反對的理由。但吾人須知，日本一旦復興，勢必侵害中國，而無論日本復興是何形式和內容，均無例外。時人常說，吾人並不反對日本復興，唯日本復興須有一定的限度，其意一祇要日本不至侵略中國，復興未嘗不可，殊不知祇要日本復興，便無限度之可言，換言之，必至侵害中國。蓋日本復興與侵害中國，有其不可分離之關係。此其原因乃在於日本社會發展之特殊形勢。

吾人應知，從立國的條件說，日本原是不能自成爲一個國家，尤其不能自成爲一個發展的國家的。這最明顯的是表現在它的經濟上面。日本是個先天不足的國家，其內部缺乏最重要的資源，如煤、鐵等等，一個近代的國家，缺乏此種資源，不僅不能發展，且不能建立；即以日本起碼的輕工業紡織業而言，它亦缺乏原料如棉花等。日本這種自然條件的缺乏，使日本工業的發展受到限制。從日本本國所具備的自然條件說，它至多能樹立某種程度的輕工業而已，但工業的重大發展，有賴於工業的機械化，即必須有重工業之產生和發達，稍有經濟常識的人，都能知道重工業不僅爲一般工業的基礎，且爲全部國民經濟的基礎，重工業沒有產生和發達，一個真正的近代工業和工業國家，是無從產生和發達的。日本的輕工業，雖爲近代的新式工業，但僅爲近代工業的一種，且爲其初步。重工業如不發達，輕工業之發達，亦要受到阻礙。

日本工業發展之受到限制，使日本全國經濟發展，均受到限制；不僅如此，且使日本的經濟發展，陷入極不平衡之狀態。日本新式工業（以紡織輕工業爲主）的初步發展，固然不足以使日本成爲高度的工業國家，但它却足以

使日本過去的舊工業和農村經濟，完全破產。此種新生的初步工業，在自由競爭的戰場上，使舊工業和農村生產，完全被壓倒；隨着這初步工業而擴大的商品和貨幣能力，特別有力地摧毀了舊式農業。在城市和鄉村中出現了大量的破產失業份子，特別在農村中，這種破產失業份子非常衆多。這種大量的破產失業份子只有大規模的新工業新生產，方能大部或全部的吸收而產生新陳代謝的作用。但日本的新工業的發展，既受到限制，而只以紡織等輕工業爲主，則後者的能吸收和容納的人數不多，只有重工業建立之後，國內有多數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部門，才能担負這個吸收和容納破產失業份子的大部或全部的責任。因此，日本初步新工業的破壞之力有餘，而建設之力不足，全國大量的破產失業份子，依然存在。日本是一個後起國家，又沒有廣大的海外殖民地，把這些大量的破產失業份子，移置國外，於是這大部份的過剩人口——即破產失業份子——便構成日本國民中主要的成分。

其次，日本的農村在舊農業破產之後，也不能產生大規模的新農業，以吸收並容納農村中的破產失業份子。在一般上說，農業上的進步，是由工業上的進步決定的；日本工業的發展，已經受到限制，便無力以引起或刺激農業的改進。工業的發達，引起了城市的發達。這二者都加強對於糧食和原料品的需要，即全部農產品的需要，只有後者才會誘發投資農業，建立近代的大農場，或且推動舊式地主，轉變爲新興農業企業家，而在日本工業發展受到限制的情形之下，此等大農生產和農業企業家之產生是不可能的。近代日本的農村現狀，是處于一種停滯不前的狀態之中：舊的農業大部瓦解，而新的農業難以建立。即尚未破產之農民生存亦極困難；舊式地主既無新的出路，不能轉變爲大農經營和農業企業家，乃利用其土地的私權，以加強對於佃農之掠取。日本的農村是一個痛苦的農村，一面充滿着無業失地的份子，另一面便是無出路的地位，和被剝削的佃農或一船半破產的農民。

這樣看來，日本近代新生的初步工業的發展，反造成日本內多數國民的貧窮狀態。無論是大量的城鄉破產失業份子，或是痛苦農村中的農民，都是這種環境中生活着

日本近代一方面是新工業的產生，造成若干都市的繁榮，但另一方面是國民貧窮狀態的增長。日本這種近代經濟的不平衡發展，使日本有極限的初步的輕工業發展，也產生了新困難，這個困難使國內市場的缺乏。市場的大小是一國工業發達的關鍵，但一國國內市場的大小不是由於他的國土的大小決定的，而主要的是由於該國的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關係決定的，換言之，是由於該國國民對於生產物的購買力的高低決定的。一國國民的購買力高時，其國內市場便擴大，反之，便縮小。日本的國內市場之狹小，便是因為他們國民購買力甚低，而日本國民購買力之低，乃是由於日本大部國民貧窮狀態之存在，後者又是日本近代工業及全部經濟發展趨於使然的。

日本經濟要想作進一步的繼續發展，勢非打破這些難關不可。其中唯一主要的便是使日本工業機械化，即重工業化，創造更新高度的工業。但日本工業有這種更新更高的發展，是必須尋覓煤鐵等新資源，而這些資源正為日本所缺乏。但為其隣國的中國的富藏。所以，日本經濟為求新的發展，又非向中國進展不可。蓋日本必須由中國取得這種新資源；為着由中國取得這種新資源，日本即必須向中國進攻。這也就是日本此後復興的每一步，都必然侵害中國的根源所在。即使日本工業不求機械化的更進一步的發展，以它的初步紡織工業而言，在國內市場不足已成局面下，也需要海外市場的補救。中國是日本一個最近而最大的國外市場。日本為着這一點，也要向中國力求進攻。但後者相則者相比，其重要性的相差簡直是不可道里計。日本為爭取中國這個國外市場，固然也需要控制中國，但它還可經過自由競爭，或和平控制的方法，但說到前者，便嚴重多了。為着前者，日本甚至必須佔取中國，并吞中國，而這條路對中國本身的獨立和存在，便予以極大的打擊了。

日本經濟上的這些難關和矛盾，又造成並轉化為日本政治上不可克服的社會矛盾，這種矛盾造成日本內部的震動不安的局面，威脅日本社會自身的存在。為了工業的不能有更更新高度的發展，因而不能吸收並容納國內的破產失份業份子，這些為數眾多的份子，始終成為日本社會動亂之源。他們生活無法解決，隨時準備挺而走險。他們在政治上形成了過激的急進派。特別是農村中的失地破產份子和一般貧苦農民，都做了他們的基本隊伍。這些份子的產生，原是日本工業發展不足的產物，但也是初步工商業解體了舊式農業的結果，所以他們在政治上仇恨新興的工

商業。如果不能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他們甚至要毀滅這些業已產生之初步的新工業。所以他們發起運動的目標中，提出了「反對資本主義」和「主張社會主義」，這所謂「反對資本主義」便是「反對那毀滅他們的新工業」，而所謂「社會主義」不過是「破產失份子的社會主義」罷了。日本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不在於工業內部什麼資本家和勞動者的衝突，或其他部分間的衝突，而是在於這些破產失份子與新工業之間的矛盾。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自然是有矛盾的，而且他們的矛盾原可因新工業的不發展而加劇。大量破產失份子之存在，即是廣大的產後備軍之存在，使資本家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加甚剝削勞動者；資本家因新工業的不發展，產生很大的損失（例如因國內市場的狹小，引起利潤的減低便是），他們將這個損失轉嫁於勞動者。日本資本家與勞動者的此種矛盾，唯有工業得到新發展，方能減輕；所以資本家和勞動者對於追求工業之新發展，還有共同點。同時，日本的所謂資本家，主要是輕工業的資本家，他們過去因為業已控制中國這個國外市場而仍可發展並獲重大的利益，因於，日本的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本要加劇之矛盾，是可以得到緩和的，而大量的破產失份子之存在及其產生動亂的可能，才是它的最大的威脅。

日本這個不可克服的社會矛盾和威脅，逼迫日本必須從速大舉侵略中國，即逼迫他們從速進行佔取中國和併吞中國的工作。侵華工作如果成功，使日本可經由移民的方法，將這些大量破產失份子，移向中國，換言之，即日本可藉此將國內這個矛盾和威脅，移置於本國之外。日本這些大量的破產失份子雖然痛恨新興的工業，但日本新興的工業（即使是輕工業為主）畢竟是一種近代的強有力的工業，破產失份子要毀滅這種工業，也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們轉而要求對外作急劇的進展，以便由此找到救急的出路。因為此故，所以，他們成為要求侵華的最激烈的份子。日本的資本家主要的是輕工業資本家，他們如果能夠或已經控制了中國這個國外市場，未必即願意更進行更急劇的侵華，這反有把這個和平的市場破壞的可能。他們原無遠見，使他們理解只有經過更急劇的侵華，佔取並併吞中國，方能獲得新資源，建立並推進日本更新更高度之工業發展，然後日本全體工業及全部國民經濟才有更可靠的前途。但日本資本家和日本政府在上述社會之下，只有兩條路：或且為這些失業破產的動亂，威脅他們的的安全，或且放棄暫時的利益，共同為急劇的侵華而努力。

日本的陸軍多是由農村的子弟組成的。也即是多由一般貧苦農民和破產農民組成的。所以大量破產失份子之要求急劇的侵華，便變成日本軍人主張急劇的侵華。所謂少壯派即是這些代表大量破產失份子思想和主張的軍人的急進派。他們所要求進行的對華急劇的行動，便是戰爭。他們要求以戰爭方法，佔取並併吞中國。他們威迫日本資本家和日本政府提早實行對華戰爭；假如日本資本家和日本政府不能對他們目前痛苦現狀，有解決的根本辦法，便唯有順從他們實現他們所要求的對華政策，並且還要把政權交給他們，來組織和準備這個戰爭；又強迫日本的資本家將全部工業力量，交由他們統制，為戰爭服務。

「二二六」政變便是這樣產生的，「二二六」政變後「九一八」對華進攻便接着而來，直至於「八一三」以後，演成了這次八年的中日之戰。在第一次大戰以前，日本工業和日本經濟的發展以其本國範圍內的條件，尚可順利前進，但在第一次大戰以後，日本工業和日本經濟如欲作更新高度的進展，便非伸其手足到中國來不可了。那時日本工業和經濟之新發展，是應為日本工業之機械化和重工業化，但它的國內資源已不足提供它以這種新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這時日本經濟的進步和它的國民貧窮狀態間的不平衡發展的現象，也已產生，大量破產失份子所造成之矛盾和威脅，已發現，而日本國內侵華勢力，即亦開始成長。在這時間以內，日本雖已逐漸控制中國這個國外市場，但為更大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計，對華的最後最大的侵略行動，早已勢在必舉了，「九一八」以後之對華戰爭，不過久已醞釀並在擴大之要求付諸實施罷了。

向來研究日本問題的人，都不瞭解日本侵華的徵結之所在，僅以什麼日本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理論的常套，來解釋日本的對華侵略，或以日本之為「半封建」國家，解釋其農村的貧困和國內市場缺乏的原因。他們沒有注意分析實在的事實，而以抽象的公式代替具體的研究。現在我們經過了八年中日戰爭的痛苦，還沒有接受教訓，而仍然不知道日本內部之各種變化及其對華戰爭之間的關係。

日本侵華固然表示日本和中國不能共存而互相對立，但這個對立恰又表示日本之發展，需要和中國相結合。日本和中國對立愈甚，表明日本需要和中國相結合也愈甚。這個對立愈甚而需要結合也愈甚的情況，是認識中日應有的關係的關鍵，也是應有的中日關係之真正的內容。由上敘述，我們知道：要使日本復興與又不侵害中國

，是決不可能之事。但是日本要想由征服中國的方法，以形成中日兩國的結合，也是決不可能的事。這其間原因，很明顯地，即是日本國家太小，而中國國家太大，以日本這樣小的國家，要想最後征服廣大的中國，是絕對辦不到的。假使中國是一個衰弱的國家，固然容易被日本力量侵入，但一個衰弱廣大的中國，對於日本將是得不償失，對它也許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廣大的中國如果是一個衰弱的國家，其內部必然是分成無數分裂的部分，彼此連年的爭戰和衝突，雖有停息的一日；而其貧困的衆多人民，也必造成永久的紛擾動亂。對於他們的克服，將消耗日本無量的精力。日本的資源，亦裹足不前，日本的貨品，也不易暢通於全中國，而由日本的侵入所造成之中日民族的仇恨，更將增加日本極大的困難。復次，即使日本能夠克服這許多困難，日本經濟力量擴展在中國國土之上，必因而引起中國本身力量之興起和產生。日本力量在華之擴展，勢不能不假手於中國人而引起中國人參加他們的事業，而這在經過若干時間之後，中國之本身的力量，必然因此機會而同時擴展起來。日本於侵入之後的努力及其結果不能不包括中國人之努力及其結果在內，這是毫無疑問的。在中國的國土之上，日本除非能夠以其本國人口代替中國人口的地位，其在華任何事業，都不能與中國人脫離關係的。日本對華的各種事業的建立與發展，必都孕育出中國人的事業。數十年來，凡有外國勢力侵入，中國均因之有建新的事業。民族的事業或企業，即是如此與外國在華的侵略事業，相并而生的。日本之征服中國的结果，將為中國本身力量之不斷產生，將為在中國國土以內的日本敵對者之不斷產生。第三，中國如果是一個衰弱的國家，則這廣大的國家，分裂成碎片以後，它不僅要為日本力量所侵入，也要為日本以外其他強國力量所侵入；中國不僅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而且還成為日本以外其他強國的許多勢力範圍。日本所要克服的，不僅有中國本身及其所引起的困難，而且還要和其他強國相週旋，對他們而捲入不斷的鬥爭，及由此而生的更大麻煩。日本這次大舉侵略的失敗，便是一種明證，表示日本企求最後征服中國之絕對不可能。

成中日兩國之結合，換言之，以日本為中心，決不能形成中日兩國的結合，唯有由中國主動，以中國為中心，才能形成中日兩國的結合，對於日本成為缺點的，對於中國，都可變為優點，但要有中國主動，以中國為中心而形

成中日兩國之結合，必須具備一個主要的條件，即中國本身之獨立自強，而後者又是由中國內部之歷史發展趨勢來決定的。

中國如果能夠成爲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它便能阻礙其他強國力量的侵入，自然也能阻礙日本力量的侵入。日本不能侵入中國，便失去其存立和發展的條件，其剩下的出路只有隸屬於中國，成爲中國的一部分，由此以與中國相結合。日本自必反對這樣的一種中日結合，而與中國相抗爭。這個抗爭在中國已走上獨立自主的軌道之時，是有勝利的可能。只有中國在這個抗爭之中能夠得到勝利，中國才能完全獲得真正的獨立自主，而日本由此也才甘心依此以中國為中心，並由中國主動而形成中日兩國的結合。只有這樣的結合，才是中日兩國可以完成的結合，也只有這樣結合之後，日本才最後解除其內部發展的困難，補救其發展條件的不足，消滅其社會不平衡的狀態。中國因此也能消除其發展的一個最大威脅，並得到日本進步因素的好處。中日兩國在這樣的結合之中，都能得到利益，以共求同一的進步。

如果中國仍停留於衰弱的狀態，日本力量勢必侵入。日本現在雖然失敗，必再復興。復興之後，必再侵入中國，但日本侵入中國之後，其最後征服中國之努力，又必失敗。日本是要不斷的復興，不斷的侵入中國，和不斷的失敗。中國的衰弱，一方面將使這個廣大的中國成爲世界強國永久逐鹿之場，他方面又使日本爲爭取征服中國而與其他列強陷於無限的紛爭之局。那將是一種悲劇和悲劇的斷重演。中國的衰弱，不僅使中國本身和日本受着國內外所產生的痛苦，而且整個東方世界，也終無寧日。中日兩國合理的結合，中國本身和日本之將來，以至於全部東方世界之命運，均將取決於中國及其發展之動向。

中日兩國的結合，實際上即是整個東方世界的結合，正確言之，它是整個東方世界結合的開始，且必造成這整個東方世界的結合。中日是東方世界中兩個最主要的國家，日本是一個強國，中國則是東方唯一的一個大國。中日兩國成爲一個國家，其他東方小國自必依隨這個結合而組成一個東方唯一偉大的聯邦。這個聯邦之建立，不僅必要，而且已經成熟，其關鍵即在中國之復興及其獨立自主運動之成功。

中國之成爲東方世界結合的關鍵，不止是由歷史條件和國內外的形勢造成的，而主要的，還在於中國文化乃是全部東方文化的基礎。全部東方文化乃是一個完整東方世

界的內在實體；東方世界之必須和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結合，即在於這個東方文化乃是世界文化中之主要系統，即在於這個東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有其重要的地位和價值。我這裏所謂的東方文化和東方世界，是把印度除外的，印度和東方的關係比起對西方的關係，勿寧說它是較接近於西方的，但印度也不屬於東方文化的系統，正確說，它是於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外而另成一個境界的。東方世界除中國和日本之外，應包括朝鮮，暹羅，越南，和南洋各地。這些地方的文化，無疑都是發源於中國，日本文化是有其特殊的色彩，但日本文化同樣是來自中國，且屬於東方文化的系統，是沒有人否認的。這些地區即在人類方面，也是屬於同一的大系統，而大多是由中國分化出去的。

東方世界正好是一個文化和人種之整體，而與西方世界相對峙。過去的世界史在一方面說，原是一部狹義的和廣義的西方和東方不斷的鬥爭史。近一世紀則是最廣義的西方對廣義的東方的鬥爭並征服這個東方的歷史；現在東方世界到了應當復興的時候，東方世界的復興將使東方世界脫離西方世界的征服，但今日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的鬥爭，其目的僅在爭取東方世界的獨立，俾能與西方世界並駕齊驅，由此求得東方文化之存立，與發揚其價值，以與西方文化合流，形成新的世界文化。東方世界復興之必要，係由于東方文化復興的必要，而東方世界和東方文化之復興，係取決於中國和中國文化之復興。

中國在東方世界之地位是非常明顯的。但中國要實現其重要的地位，必須中國完以自身的獨立自主，必須堅持其當已的獨立立場，必須使自已由衰弱狀態中挽救出來而造成一強大的國家。唯有求中國的自強，和中國內部問題之解決，然後中日合理關係之建立，東方世界之復興，才有可能，不採取自我獨立的立場；不努力自己內部問題的解決，不造成統一自強的國家，而欲阻止日本的復興，是妄想。同樣的，不從這同一獨立自強的立場，而欲以一個分崩瓦解的衰弱的中國，來主持發起一個「亞洲的聯盟」，也是不可思議的。今日最可怕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喪失獨立的性格，及不知依從本身的自強，防止他人的侵犯，爭取自己的前途。三十年來，特別二十年來，甚至不久以前，中國歷史曾經有多次的復興的機運，但均因我們不知其任務之所在和任務之重要，而至於斷送。我們今日目睹歷史的崩潰，想起我們中國和東方世界應有的偉大遠景，不禁感慨係之，而深爲之戚戚不已。

一九四八，十一月，九，狂風之夜寫於江灣復旦大學

美國對東亞的看法與作法

雷嘯岑

戰後世界兩極化的政治動向，迫使每一角落的人民，爲着自己的生存，不管是自願或被動，都陷入了「不南走粵即北走胡」的境地。這兩極化的主宰者，在其姿態和宣傳口實上，雖有攻防緩急之別，然其內在的必然性，自有一套堅定不移的世界政策，爲彼此鬥爭的最高指導綱領。因此，人們對於近日美國大選之執得執失，表示憂喜，且進而推測其對某一國家的外交政策或變或不變的紛紛議論，實爲多餘的閒話！

在「太平洋時代」的二十世紀中，以中國爲主的東亞這塊廣土衆民，資源豐富的地區，自爲兩極化雙方主宰人所竭力爭取利用的對象。中國由於自己的生存條件，很自然的參列在「民主自由」的陣營裏，戰後一切復興以及建國工作上，處處希望得領導民主自由陣綫的盟友援助。爲着這一目的，不惜忍受那爲獨立自主國家所不能忍受的犧牲，以圖換取預期的代價。戰後，盟邦特使要我們整編國軍，與共黨組織聯合政府，我們「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東北的接收，明知其有錯綜複雜的國際間不可逆料的後果，由於盟友的聲息，不能不全力以赴。美國所期望於中國者，是和平安定，逐漸恢復社會的購買力和其應有的生產力。對於她所獨力佔領管制的日本，除嚴切的防制共產主義抬頭發展外，即以溫和的政策，使日本人民能及早恢復其自給的生活水準，以減輕美國實無等資的負擔。尤其對日本的工業，幾個專家的調查報告，都主張恢復「一九一八」事變前夕的生產水準。關於懲處戰犯，亦還不在西歐細倫堡法庭的嚴峻。日本財閥的外形雖告解體，然其潛能依然支配着由舊日政友會民政黨化身出現的自由黨與進步黨。天皇仍是日本政治的象徵，而且不負戰犯的追訴責任。對於朝鮮，亦只在防制北韓極權勢力侵入南韓，期望南韓在其羽翼下，嘗試「和平民主」生活。這些，就是戰後美國對東亞所作所爲的粗粗線條。

不免犯着樸素的幼稚病。美國的步驟并不凌亂，思想并不矛盾，她對東亞的看法與作法，是根據其堅定不移的世界政策而來的，只是一般人基於庸俗的不健全觀念，憤然無知而已！現階段美國的世界政策，當然不能離開資本主義的發展範疇。市場與戰爭，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途徑，乃一物的兩面。她所需要於中國者，是和平安定，購買力增强的廣大市場，以消納其過剩的生產品，是從商業性出發的政略。所以，她希望中國天下太平，物阜民安，然後以其人力物力，援助我們善後復興。試想：從一個以農業經濟社會爲中心的半殖民地國家，要進而發展到前期資本主義的工商業國家，這其間，所需求於資本主義高度化，生產力特別優裕的友邦如美國者，何等鉅大！以擁有四億五千萬人民，佔全球人類五分之一的廣大市場，運來亦須仰給外來的供應如中國者，其消費力又何等鉅大！基於這種觀點，所以她在戰後千方百計的教我們國共合作，軍隊整編；所以關於對中國善後救濟工作，比軍事援助起勁，至今不歇；所以馬歇爾於「勒和」工作失敗，回國乘理國務後，即停止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即對國會已經通過的軍事援華案，亦以種種障蔽而延緩執行；所以每遇政府一亂一軍事逆轉的時候，又趕快給予若干應援，不使再惡化。這一切的作法，都很明顯的表現其商業性的政略作用。可憐我們國內一些短視的達官貴人們，尚味昧然朝夕癡望別人作大景的「軍事援助」，自陷於嚴重的錯覺，豈非冤枉！再看美國對日本政策的基本觀念，可不同了。她所寄望於日本的，是做一個在未來兩極化國家正而相斫時的堅強堡壘，至少希望日本人民在那時不致搗亂扯腿。是基於戰略性的政策，亦是日本地理形勢所決定的結果。試從白令海峽起，經日本到南韓的釜山，折經青島，台灣，婆羅洲，以至印度，不是形成一道美國在將來世界大戰中的內線嗎？不是在這道弧形半徑，可以自由的輪番轟炸敵國的心臟地帶和工業區域嗎？因此，她對日本的管制目的，首在收拾人心，沖淡過去的戰爭仇恨，自然不採嚴厲的管制手段；次在恢復日本人民的生活能力，減輕其輸送日常生活品於三島的無限負擔，自然不欲徹底摧毀日本的工業潛力。她詳悉日本的生產力和重工業的貧血症，在五十年內，不可能再持美國的虛聲。五十年後的世，界是何景象，

却不必總總慮。至於日本復興後，是否會故態復萌，起而從事侵略其太平洋岸的鄰國，那與大西洋岸的國家何干？世界上決沒有一「舍己從人」的傻瓜啊！對於南韓，亦是戰略的看法。

就美國對世界戰爭的戰略觀點來研究，她所需要於中國的戰略據點，只有台灣是不可少的，青島可有可無。然中國是反極權主義的一個泱泱大邦，又是一個廣大的消費市場，中美兩國復有百年來的傳統友誼。她執行商業性的對華政策，而以定量的物質援助，使中國不致分崩析離，無可收拾，乃是辯證的邏輯結論。明乎此，美援能大量來，固所欣感，不來，亦無所用其怨望。至於「反美扶日」云云，更屬廢話！如果她那堅定不移的世界政策，不需要藉助於日本的戰略條件，你求她扶日，亦必掉頭不顧；否則，決不因別人反對而變更其關係國家與喪存亡的國策，反對又有何用？美國對東亞的看法與作法，是基於商戰與兵戰的兩個觀點而然，她對於西歐和北大西洋的政策，亦不出這種範疇。所謂「馬歇爾援歐計劃」，「杜魯門主義」，所謂「兩黨協同外交政策」，都是她整個世界政策的產物。因空間的不同，或以商戰爲主，或以兵戰爲前提，致其所表現的動作，各有差異，看似矛盾，實爲矛盾的統一。至於她這種世界政策是否正確，將來能否絕對制勝？見仁見智，自然無法作全般的肯定答案。但我們有理由推論其一環：即美國對東亞政策，如果沒有獨立自由的中國存在，結果是會失望的。我們決不願以卑怯的心情，危言聳聽，冀圖友邦垂青。半殖民地中國的，經過長期對外戰爭，又繼以連年不息的內亂，人民多爲飢饉災疫所苦，已成了世界革命主義者發奮學生的燧末。沒有安定的中國，那來安定的亞洲？亞洲亂了，歐美必難安枕。美國如欲領導全世界愛好民主自由的人民，對極權主義作必勝的鬥爭，匪特不能漠視中國，而且對於一切同陣營的民族國家，除物質援助外，應在理念上，建立各個民族間共同的信心，統一的意志，否則仍不免「同床異夢」之虞。現時極權主義者即有一套統一各民族意志與信心的「革命理論」，誘惑人們與之共鳴。他無須多費人力物力，即多少有所收穫。假使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國家，如中國這樣大邦，竟爲鐵幕所籠罩，縱有原子彈，亦焉能盡表世界爲平地？廣漠的亞洲既不保，歐美豈能獨善其身？到那時，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峯，軍力財力滲透了大半地球的美國，恐將先食其果哩！



論寬容

殷懷遠

(一)
人類自詡為萬物之靈，實際上却一直是最愚蠢的動物。

放眼五洲，國外美蘇對立，劍拔弩張，國內三年研殺，腥臭衝天！面對着世界的絕望現象，體驗着時代呈現的悲哀，我們在透過感情之淚的幕，來觀察世界之餘，不禁都要取出手帕共同痛哭而問道：爲什麼？究竟爲什麼要這樣呢？

人類之悅於自相殘殺，而甘陷於毀滅的邊際，乃是因大家缺少一種寬容的精神。

古今的科學家竭其畢生心智發明了不少東西，從可以在數千里外看到對方真貌的無線電傳真，到在瞬息之間可以毀滅萬千條生命的原子彈，我們都已一一具有了。但是至今，人類尚未曾發明一種東西，足使彼此可以寬容，大家永遠和平相處；難道說，這不是人類的愚昧，人類的悲哀麼？

寬容是什麼呢？寬容 (Tolerance) 者即對於一切相反的意見和行爲，予以寬大的容納，給以充份的自由，不以暴力或陰謀去消滅異己，異見，異行之謂。「大英百科全書」的解釋是：「寬容」源出拉丁文 (Tolerare 忍也)，准許他人有行動或判斷的自由，即對於異於一己的或一般人所公認的行動或見解，予以心平氣和的，不執偏見的容忍。「在我國，墨子的兼愛說也就是一種最早的寬容論。他說：「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睦；天下之人皆相愛，則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做賤，詐不欺愚。凡天下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兼愛中」)照墨子的看法，兼愛(寬容)不但是個人及國家的一種美德，而且是使國家長治久安並求得世界和平的不二方法。事實上，其說也正與現代的民主思想相符合。「民主主義」至今仍無一個確定的定義，不過「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這一原則，乃是人所公認的。在這「多數尊重少數」之中，就蘊含着一種寬容

的精神。蓋少數不服從多數，事情固無法順利推行，而多數不尊重少數，亦必不能收能盡善盡美之效。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一種見解，一種行爲出現了，必定會有另一種相反的見解和行爲接踵而至，這是一個不變的法則，也是人類能夠進步的原因。不要說少數人的意見和行爲受到壓抑時要起而反抗，就算不寬容者能夠消滅異己，異見，和異行，到底也是一種損失，因爲少數人的意見或行爲，在今日看來似乎大逆不道，但却往往會成了明天的真理。哥白尼的天體旋轉論，達爾文的天演論，在初時都被一致的目爲邪說，而且非把他們殺死不可，但是到了今天，他們的學說都已成了科學家的聖經。我們懷疑，倘使他們的學說當初給消滅了，一點也不能流傳，那麼今天的世界，該仍是一個如何古舊的世界呢？

如何思想，如何行動，乃是人的基本權利，亦即人之所以爲人。兩千多年以前，蘇格拉底即曾謂：「世界上沒有人有權，對別人說他須信仰什麼，或剝奪他自由思想的權利。」更曰：「因在未加澈底的考驗之前，沒有人能對每個問題都明瞭其正反的理由，而得到正確的結論，所以各人必須賦予一機會，使有討論一切問題的自由，而無當局方面的干涉。」由此我們可知，寬容不但爲和平與進步之母，且亦爲追求真理的唯一途徑。韋士劍氏在三十年前有言：「爲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復謂：「一國以內，情感利害，雜然並陳，非一一使之差足自安，羣體將至迸裂，不可收拾。故凡問題領域，及於是焉者，非以全體相感相召相碰相切之精神出之，不足以言治國之長圖也。」(均見「甲寅雜誌存稿」)張東蓀氏在其近著「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中亦謂：「凡關於人事界的主張，除了分析敘述以外，爲了便於更取得較真的道理起見，不得不採取一種謙遜的態度。由於有這種謙遜態度之必要，遂又有一種概念，曰「容忍」(Tolerance)，故學者認爲容忍是取得智識的方法，其反面是獨斷或武斷，這却是導於無知。容忍這個概念出來了以後，加入於理性、自由、平等、公道、人權等概念之中，形成一個系統。這便是民主主義之基本概念系統。亦可說是民主的理論系統。」寬容既是民主主義的一部份，而在這民主

潮流洶湧奔流，人人謳歌民主的今天，世人所最缺少的竟是這種寬容的精神，豈非咄咄的怪事麼？

(二)
人類是最不寬容的動物，歷史也只是一部不寬容的事實之紀錄。

無論在古今中外的歷史裏面，我們可以隨處發現同樣性質而令人驚奇的事實。不要說強者、智者要對弱者、愚者採取不寬容，就是到了被壓迫者翻過身來之後，其不寬容的態度，輒較前人爲甚，如此冤冤相報，永無窮日，人類也就在這種彼此不寬容之下，永遠吞嘗其惡果了。

現在先讓我們來看看過去幾種不寬容的史實。
基督教起於馬廐。在最初的時候，其武器只是一個「愛」字。耶穌會不憚煩地向各國的被壓迫者表示過愛(他自己也是一個被壓迫者)，他的種種言論也充滿着愛，的確使人類感到前所未有的溫暖，第一次看見了新希望的光輝。耶穌死後，基督教傳播得很快，於是他們開始排斥其他的宗教，凡是有基督徒的地方，都可聽見咒罵「邪教徒」(Heathens)的聲音。他們認爲自己的教會才是「正確」「健全」「真正」和「正統」的，而另外的人爲「異端的，不健全的，謬妄的，而且永久錯誤的。」因此，適以造成衝突與誤解，衝突與誤解又造成迫害。從此羅馬的監獄又塞滿了基督教的囚徒，羅馬的劊子手又使基督教的殉難者增加了數目。但到了四世紀的上半年，基督教已從一個小宗派的地位提高到國家正教的地位，一旦高高在上，也就實行不寬容起來了。當時基督教的一個大長老拿斯脫(Nestor)，曾對皇帝狄奧多西說：「啊，強有力的君主，請把我的教會的一切敵人交給我吧，我將以天國交給你。請幫助我撲滅那些不贊成我的教義的人，我將幫助你撲滅你的敵人！」狄奧多西在三七八年頒布了一條法令，禁止一切異教的活動，信仰「邪教」的人都要遭受放逐或死刑。自此以後，不寬容就統治了世界，宗教的戰爭與迫害，填滿了歷史的篇幅，「宗教裁判所」至今仍是一個可怖的名辭。宗教革命以後，新教非但不能建立一個寬容的時代，反踏了教會初期的數轍。同是一個路德，有一個時期他倡說：「焚殺異教徒是違反聖靈的。」數年以後他得了勢，對於洗禮反對黨(Anabaptists)痛恨得幾乎發狂。至於喀爾文，他在日內瓦組織的宗教裁判所，是日夜的監視着人民的私見。凡見疑傾向「被禁止的邪教」的人，都要被傳至教會法庭而受罰。當時有個醫生兼著作家塞爾維塔斯(Servetus)，因他有自由的思想，犯了一破壞基

睡眠中能發生什麼事？

盧·謝譯

幾個月前，當一位北加羅林那大學的學生酣睡在床之際，微音在他耳邊灌注一門語言課程，這位學生並未遭遇惡夢，他是參與近代睡眠科學研究成員之一。

翌晨這位學生被考驗記憶一短篇字彙表；結果他竟以出乎尋常的便當和速度完成了它，那就是當他睡眠時用一種低音樂器讀給他聽的字彙表——是通過一部藏在枕頭裏的發音機再連到一架記錄器的東西。另一位學生雖於是晚同宿一室，但是沒有聽講這篇字彙表，所以被考驗來記憶則需時長久了。

他們就是四十位跟隨北加羅林那大學心理學家愛利特從事兩年工作者之中的兩位學生，在探討他們在睡眠時是否能夠接受教育。結果說明了睡眠教授法具有極大的可能性，愛博士將於本年秋季在賓西瓦尼亞亞洲大學發動一次新穎且周詳的研究。他信認目前人們苦心鑽研所學習的將會於未來數年內使人們幾乎毫無痛苦的領受教育；諸如外國語言字彙，摩斯電碼，乘法表和化學公式全可在一日之中緩緩地灌注在睡眠者的腦海裏。

但是這種實驗的可能性非僅限於教育方面；即在治療精神病的技術上亦有其價值。謝維威爾設計的方法和器具曾被愛博士運用過，謝氏目前又在計劃著將發明的枕下記錄器分配給第一流精神病院，他所發明的一種機器已經在某學院裏試驗成功；即將某種信號重複地讀給一位正當沉睡的歇私的利症（神經症的一種，持指婦女所患的憂鬱症）的患者聽，使他老實曉得自己的苦痛全屬無稽的。謝氏這樣警覺的說：「無論如何，在目前估計睡眠教授法對精神病者的效果未免為時太早」。

睡眠學教授謝維威爾——同是灌注外國語課程話片的林哥風（語音機）學院的校長，——稱具設計的機器為「大腦分解器」（按原文 Cerebrograph 係源於 Cerebral 及 graph 二字），或稱思維知器。它包括一部記錄器，一座用於睡眠之後專司開放該器的特製鐘和一個裝有低音

器的彈性軟枕。

當「大腦分解器」在北加羅林那大學試驗期間，愛博士曾利用一種有趣味的機器——電動腦分解器——藉以探悉他的受驗者確已熟睡。這架鋼琴般大小的機器並作他物，乃是測量腦電波的一種極其靈活的伏特計。依據這些波度的高低，科學家即可指示某某病人是否睡熟；在某人睡熱的當兒，即見腦電波逐次升高。

愛博士相信受驗者於聽講後的清晨記憶情形與追憶暫時遺忘的事實相似。他解釋在睡眠時之所以易於學習者乃是因為日光和其他紛擾知覺的勢力全然霧消了的緣故。但是聽覺却能在睡眠期間繼續進行，能使講授課程在大腦留刻印象。

愛博士對「大腦分解器」的試驗，僅是目下對睡眠性質的數種探討之一，芝加哥大學睡眠實驗室克利門博士可稱為舉世對睡眠性質最精通的人物。廿五年來他曾研究過成千累萬的人——計輕眠者，重眠者和失眠者，雖然他深知自己的學問未臻完善，但却能矯正許多人所周知的睡眠的錯誤觀念。

沒有根據的學說

譬如，他曾聽說有人認為睡眠基於血管積毒所致，更且認為積毒可在人睡眠時滲透。克利門博士指示很多暹羅孿生子的實際情況為例，以示這種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因為雙生子的血脈是互相連着的，但是他倆之中一個熟睡另一個蘇醒着的事倒是尋常的很，那麼為什麼雙子不能依據這種毒素累積的學說而同時入睡呢？

很多其它有關睡眠的概念，都會被克博士檢討而反駁了，至于有人以為，人們必須每晚睡足八小時，他曾發現並不如此，有許多人經過六時睡眠即可恢復疲憊，另外有些人却需要十至十二小時。愛迪生和拿破崙都習慣於晚間短時睡眠和白晝少作小睡。

「基督教義的邪教行為」之罪，在日內瓦被喀爾文活活焚死。臨刑前喀爾文還指着他罵道：「罰得你不冤枉，你這頑固的無賴漢！燒死你，你這該死的！」天啊！這是拯救人救世的宗教家所該做該說的麼？

沙皇時代的俄國，統治者的專制和暴虐，是人所週知的。當時俄國的革命黨人不斷大聲疾呼，向世人宣說他們是可憐的被壓迫者，絕無自由，並以一切宣傳社會主義書報的被禁止為明證，但到了一九一八年革命成功的初期，革命黨人並沒有實行他們以前所渴求的寬容。凡對他們不加讚揚或持異見的報紙，都被封閉了，有自由思想的人物都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

思想是行為的指導，而幾千年來控制中國思想界的儒家學說，要算是最不寬容的了。「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儒家學說激頭激尾是要排斥異己的。排楊墨，揚韓非見者為「禽獸」，都是儒家的得意傑作。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之下，中國歷來的情形都是這樣的：統治者不寬容人民，強者不寬容弱者，智者不寬容愚者，多數不寬容少數，父親不寬容兒子，婆婆不寬容媳婦……總而言之，中國成了一個最不寬容的社會。

(三)

人類為什麼要彼此不寬容呢？這是因大家都有一種優越感和安全感。因為覺得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便要排斥他人的；由於有自衛的本能，所以便要迫害異己以達到安全的目的。

所以要消除人類不寬容的罪惡，有先消除大家的恐懼心理，使大家都覺得可以安全存在安全發展，而這又需要人類理性的充份提高。

目前英美的民主政治雖未臻於完善的境界，但已較一般國家進步，逐漸走上寬容的路上。在英美，各自信仰一套「生活方式」的政黨未嘗不多，貧富的對立未嘗不尖銳，但因大家都把一切問題訴諸於理性，由是生出一種寬容的態度而得到調和（Compromise）。美蘇目前的對立，不是由於任何一方有侵略的野心，而是彼此懷着疑懼的心理，你怕我消滅你，我怕你消滅我。這種疑懼的心理增長，大戰必不可免，如能消除，則世界就可以保持和平了。暫且擱開世界的問題，我們可以見到一（下接十二頁）

克博士提供一個簡單試驗，考察你是否已經睡足，假如你不用鬧鐘而醒，你便睡得很好，否則你仍需休息。夜間翻身有礙睡又是一個睡眠觀念的錯誤，相反地，却有助於睡眠者，甚且有俾於週身各部，每一睡眠者平均在晚上六十分鐘內翻身半分鐘，在八小時內轉變方位達二十到四十五次之多，睡眠的基本姿態約有一打左右。

譬如，一個中毒的人在睡眠時並不變動姿態，結果醒來反而感到酸硬和疼痛，例如飲酒就對睡眠不利，它能使人在開始數小時內睡的很熟，但却破壞了其後的夜睡。

睡眠翻身有害的觀念和失眠後必須一一補足同是普通的錯誤的觀念，克博士引證一個最有興味的實驗反駁了這種觀念，他從事於一長期的試驗，於該期內受驗者在數日內不曾睡眠時，受驗者在實驗結局後祇需十五至一小時即可恢復平日正常的狀況。

離奇可怕的事實

不幸的，在這長期的實驗過程中，發生了離奇而可怕的事實。雖然受失眠折磨很久的人會眼腫、燥燥、和厭倦，雖然他們失掉少許知覺和肉體上的機能；他的反應時間却短如一閃即逝的陰影，有些人連損失眠達百二十小時之久，便無可避免的罹患假瘋狂症，但此症也可借助一夜的安眠而痊癒。

假如你是克博士睡眠實驗中的一隻豚鼠，就會發生下列情形：當你正當就寢之前，你到他的實驗室報到，穿好你的睡衣，再到一個裝有記錄器的其上入睡，當你正當入睡之際，這些器具便可測知你的體溫，脈搏或是還有你的腦波。

我們生活中的基本現象

且不管你是不是克博士睡眠實驗室中的一員，這總是你每晚失去知覺時所發生的；首先，你的脈搏、心跳和其它軀體的程序鬆弛下來；於是你的五官消失了作用，最先失去的是視覺，接連着失去的是味覺和嗅覺，並且當你漸次沈睡時，你將局部的喪失了聽覺，最後達於觸覺，這種過程在你醒轉時當會逆轉一次。

至於為什麼要發生這些現象——為什麼你要睡眠——却沒有人真的清楚，事實上睡眠是科學的最大奧妙之一，但克博士却多少已經近乎合理分析的境界了。他以為問題並不在什麼使我們睡而是什麼使我們醒，因為睡眠，而不是蘇醒，是人生的基本狀態；剛剛出生的嬰兒大部份時間用於睡眠，最初，蘇醒僅是在長期睡眠中一個短暫覺醒用於呼吸飲食和哭叫的插曲，祇不過嬰兒愈長，知覺期限愈

長，卒至嬰兒能適應夜間睡眠白晝活動的週期為止。

睡眠是輕而易舉的事

克博士深信我們無需設法如何去睡，僅需如何設法蘇醒過來。他說：嬰兒之所以能增加清醒的時間是由於對四周興味的拓展，如果一位不感任何苦惱的人，睡在一間雖然絕望的屋子內，儼如生活在另一世界裏，幾乎可以常時睡眠。這裏有一些關係睡眠週期的有趣事故，就中，它不是基於機體在某種特定時間需要入睡的，為了研究這個問題，克博士曾在埃特基原始巨象石洞的地下室內消磨過數月的光陰，那裏沒有晝夜開始的象徵，他發現一些人很容易地變更了睡眠的週期。其中一人竟以廿一時當做一日，其他人們都過着廿八小時為一日的的生活，關於這些克博士準備再做充分研究，他評論一旦未來戰爭的原子彈迫使人們鑽進地下室時，歲月的長短將有不同的調整，廿四小時的晝夜制將不復是最有效的了。

雖然睡眠週期可以變更，但是這對於習慣已深的人當會到煩惱的，譬如你本月打算去旅行觀光，你可以在陽光下席地而坐或入水游泳，總之你可以獲得很充足的睡眠，但是那無上的快樂却是正常的睡眠時間，一點也不超過你早起時所給予你的快樂。

破裂的勢力

使人更不暢快的就是應時支離的睡眠週期的勢力可以影響到婚後生活，造成離婚的苛責和口角常是由於夫妻間睡眠週期的不同而發生，假如丈夫七時起身開始工作，每晚八時開始就寢，但是他的妻子的睡眠週期是早晨十時起床，她到晚上八時是不想睡的。

一個關於睡眠週期的有趣事情，就是睡眠並非呆板的，你對晝夜醒或睡的程度是不同的，譬如你在清晨起床時或者比晝間格外感到疲憊，早晨對於情緒的控制之不能盡善盡美便是口角常發生的原因。

另一週期轉變強度的表現就是個人的工作效能晝間不同的時間內常有差異；有些人早晨工作得力；有些人却在午后精神煥發，心理學家曾經發覺神經病患者與趨向於午后工作者之間有交互作用，顯然地，神經質的人是食睡，需要較長的時間來擰起身。

最不幸的是打算睡眠而睡不着的失眠者，其實，這類人很是重視睡眠的，如果他在夜間沒有做些勞力的事情，早晨起身反而感到異常的困難。

失眠治療法種類百出，同時保障安眠補助法為數也很多，不個所有專家們的睡眠見解都可歸納一個簡單的結論

：打算入睡，必須先將肢體鬆弛下來，克博士強調現代婦女在這一方面確較男子勝出一籌，她們每晚經常的化粧使她們逐漸步出白晝。

許多權威介紹你在睡眠之前應有半小時左右的準備，假若你慣於十一點鐘睡眠，那麼你該在十點半即停止勞心勞神的工作。總之你應停止你的思想，你在這半小時裏的工作就是要設法鬆弛下來你在白晝所感心積慮的緊張精神和沉重情緒。你應在脫衣之前留意你該做的事，假如你的精神感到特別興奮時，最好用體溫相當的水沐浴一次，假如你有一架收音機你可扭轉幾曲柔聲的音樂，其後，你就可以想到良夜在過了。

另一關於如何安眠之法就是永遠不要空腹而睡，飢餓在胃裏的收縮是會擾亂睡眠的，但亦不應果腹僅宜小喫，在入睡之前切忌飲食過飽，因為它將引起主要的消化動作，致使你無法安眠。

快樂的夢

至於作夢，豈可不去管它，它們象徵着你下意識的感覺與外界的關係，你如能把你的生涯調整得好，那麼你的夢將是快樂的，平均每人每一星期都能記起三兩個夢來。在睡眠中所發生的最劇烈的心理活動便是夢覺，這種夢覺繞着抑鬱和恐懼，有些夢覺是內心劇烈而灼熱的衝動表現，假如你時常遭遇夢覺，最好延請一位精神病學家診斷一下；反覆的夢覺常是腦瘤的象徵，或是一些嚴重的神經錯亂，有些醫生報導重覆的夢覺甚且可以致死。雖然，一般人遭受夢覺傷害的機會是很少的。

(原載 Science 七月號)

（上接十一頁）個事實。那就是越文明越有理性的國家，不寬容的事情也越多。反之，在野蠻無理性的國家，不寬容的事情也就越多。前者可以英國為代表，後者可以巴力斯坦和印度為代表。回頭瞧瞧自己，我們不禁要問：中國是一個怎樣的民族啊？

我們一直活在一個不寬容的世界。早在公元四世紀初，希臘哲人息馬克斯(Symmachus)即曾無限感慨地問道：「為什麼我們不應大家和平相處呢？我們仰視着同樣的星辰，我們是同一行星上面的並肩過客，我們住於同一個天底下。各個人努力發見最高的真理，依循那一條道路，有何關係呢？人生之謎是太大了，不能祇由一途以求解答。」

一千六百年後，我們還在問着同樣的問題，將來我們的子孫會不會也要問着同樣的問題呢？

通訊版

從北大教授停教說起

君 慧

「停教三日，進行借貸」這兩週來，北平在搶購風潮平息之後不久，又有「罷風」和「罷風」的相繼掀動。北大八十二位教授首先發難，在他們十月二十五日的停教宣言上沉痛地指出：

「我們每月的收入，不過能維持幾天的生活；當然，我們寧可餓死而不離開崗位，但是我們的卷屬在為飢寒所迫的時候，難於安心工作。政府對於我們的生活如此忽視，我們不能不決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進行借貸，來維持家人目前的生活……」

據說宣言之決定在二十五日那天發出，是有時間意義的。那天，蔣總統還駐節在平，翁文灝院長剛北來還未南下。在這兩天，北大的樓邦彥教授曾在學生的某次晚會上隱約吐露出教授要有所行動的消息。他曾指責大學裏教授沒有治校的權柄，因而教授們的困難便無法解決。一個民主自由的學府，應有「教授自治」的機會；然後學生自治才更有保障。那天晚上，已有人感覺到飢餓人羣情緒的騷動了。然而決沒有人料到飢餓的星星之火會燎原成一個非常廣大的規模的。

件發表，署名者計有十七人，大都是與國民黨有關的教授。從民國三十年以來，我們的政治舞台和文化界演「雙包案」，這次又是一例。該文件既云為民「請一命，措辭溫和自不用說，為着繼續政府顧及全民的生活，連教授自己生活的艱苦也提不上去了。更重要的，這種「陳情表」即無行動作後盾，又屬官樣文章的建議書，效果是難見的，和前一種的停教行動相比，影響尤其顯得渺茫。「雙包案」的演出，據聞是臨時排演的，其作用僅在消極地糾正中外的視聽，並無積極對抗的意義。因此「為民請命」中署名人之朱光潛教授在接受訪問時，其措辭極為躊躇。他只說：「對停教我是同意的，可是我們固然苦，然而比我們苦者千倍的正多着啦。所以，這是整個的問題。」

雖是有人另外去為民請命，但「停教」這一行動，這個求溫飽爭生存的呼號，立刻從四面八方有雷樣的反響應和起來。最先的反響是北大清華等五大學學生自治會的「支援」宣言。宣言中說：

「由於政府忽視師長們的生活，使他們不能不忍痛停教來借貸度日，我們痛心，我們更憤慨萬分。要活命，要溫飽，是今天每一個中國人起碼的要求。然自政府改革幣制厲行限價以來，公教人員的薪給被凍結了，黑市物價，反劇一刻三漲，而更嚴重的還是市上根本買不到東西。我們要問政府是否有意要人民餓死？師長們所受的苦難，就是老百姓所受的苦難。他們的行動是合情合理的，我們決以全力支持。」

緊接着北平其他各院校的教授、講師、助教、職員、工警等，以及各市之中學、各國民學校，都響應了這一呼號，到處捲入了「罷風」與「罷潮」之中。於是教授請助停教，學生停課，研究生停研，職員停職，工警停工，醫師停診，中小學教師全體數目總請假。甚至於政府的重要機關如電信局也發動了「罷工」；報館編輯以及印刷工友，電車公司的司機以及售票生等飢餓的人羣，完全捲進了這一股騷動的氣流中，先後發出沉痛的呼籲。魯風四起，慘呼俱來，政幣後被廢荒和搶購所壓抑着的眼淚和聲音，現在是盡情傾訴滿溢了。

「全體請假，擠麵去！」

在總統駐平期間的某一天，一羣北平市國民學校教員的代表們在東四北面離總統行館不遠的府學胡同內開會。這是飢餓人羣騷動行列中最戲劇化的一幕。會場中充滿着一種特殊的氣氛，許多人的家裏已斷了糧，他們的悲愁情緒是值得同情的。教育局長王李高特別坐汽車起來監視他們的開會，但他們客氣地把局長轟了出去。之後，「要一碗飯吃」的討論開始。

一個年老的教師站起來，首先發言，說：「剛才有位同事報告，他們學校裏某一位同事，家有八口，臨上課了，飯還沒有弄到嘴裏，有位同事把自己帶的乾餅遞給他。像這樣的情形，在我們同仁當中，不僅有，而且非常多。現在的糧食，我們黑市買不起，限價買不到。我們能勒住脖子等死嗎？不能的，我們得想辦法活下去——我想去買平價麵，可是買平價麵得去擠啊！大家想一想，我們小學教師有功夫嗎？上午上課，下午也上課，晚上有時候還得紅着眼睛改練習。究竟怎樣辦呢？我是這末想，想請兩天再說。可是教育是良心的事業，我們大家是有良心的教師，不願就誤孩子們太多的課，所以我提議，這是一個萬不得已的辦法：上午上課，下午擠麵去。」

這話引起了大家的掌聲，但有一個細心的人站起來說：「不成，下午去擠，能買得到手嗎？據我所知，有許多人半夜就起來，披着被子擠麵去。」

於是大家討論着：究竟上午去擠，還是下午。在熱烈爭辯中，有人提出：「無論是半夜去擠，或是下午去擠，都會影響我們的精神，有害於孩子們的情緒。我們不如乾脆請幾天假，擠點麵再去上課。」這個提議贏得了最大的掌聲。但還有一個問題未解決：只請假幾天呢，還是長期？正要提付表決時，窗口突然有一個「制服階級」的人員出現，他正偷偷記下每個發言人的名字，被一位會員發現了，和他吵嚷起來。

「這是民主的國家啊！」

主席慌張地請大家靜靜：「不要誤會，因為我們開會的地點，離總統行轅很近，武裝同志是特來保護我們的。」然而大家卻靜不下來，大夥兒的怒吼合成一片：「我們快要餓死了！我們不需要保護！總統才需要保護！請出去，保護總統去！」大家心裏一橫：不要咱們活，咱們就不活了。因此有人激烈地嚷叫起來：「提案是我提的，要抓就抓我。反正餓是死，坐牢也是死！」

這種激動，大概是「制服階級」始所未料的。一位武裝同志發言了：「各位先生，這是何必呢？我們也是奉上面命令來的；咱們不都是一樣的嗎！你們發牛袋麵，我們也不多呀！」

鬧嚷一陣之後，議案終於通過：「請假四天，擠麵！」

這時，王局長又踱進來，他的企圖是再也明白不過的，要他們「不和局長搗亂」。然而，局長的硬軟工夫在羣衆的飢火下失效了，大夥兒高喊：

「實行原來的決議呀！」

「全體請假，擠麵去。」

一位女先生站起來激動地說：「以前，我們聽到的太多了，得到的太少了，飽漢不知餓漢飢，人家不知道我們過的是怎樣的生活。現在，我們自己開口了；我們活不下去了，請政府給我們一碗飯吃。」

一陣掌聲，一陣歡呼，在掌聲與歡呼中局長又被客氣地轟出去了。臨散會時，有人提出：如果有人妨礙大家的決議案怎辦！

「吃他們去！」

「對，吃他們去！」

這些飢餓人羣的生活怎樣呢？下面是一些訪問的結果：——

小學某教員：家有六口，靠我五十幾元的收入，任怎樣也活不下去。九月以前，還有平價配麵，現在却沒有了。第二個小兒，前星期發燒頭痛，沒錢去瞧大夫，兩天的功夫就完了！（哭泣聲）老母親六十歲了，只好上街討乞。我，真不成材……

三輪車夫：媽的，完蛋。蹬一天三輪，只夠吃五斤白薯。小米麵呢，買不着；擠黑麵去，沒這份工夫。這年頭比老東在這兒難過一百倍。我孩子原來上國民小學，現在沒讓他去。

修車工人老楊：前兩天我惹得要死。一家九口，這兒四口，鄉下五口，都沒吃，不知該怎麼辦好？鄉下一點糧食也沒存着。去年還存一些，今年哩，哪裏錢存？就憑我作活的工錢，就難維持下來，還哪能存個百兒八十斤老玉米？這兩天，連個錢影兒也沒見着。大家都窮，物價又漲，都愁吃飯，誰還修車？——就有錢吧，又能幹嗎？什麼也買不着。前兩天糧店還有小米，可是打早晨四點鐘解嚴，街上街一瞧，大街小巷，嚇，人就潮水一般地往外流。拿着大籬小籬，背着麻布口袋，排隊擠小米麵。可

小米也沒有了。前天有一輛軍車要買煤，煤球限一元錢一百斤，本錢就要三元。軍方來的，又不能不多賣一些給他。連跑了二十幾處地方，才弄到半卡車。今日可不成啦，有也根本不賣。煤舖要兩袋洋麵一頓，金元券，不要！限價，限價，人都給她媽的限死了。麵八元漲到八十元，小米麵到一塊。回頭來說，要不是發這什麼金元票，北京城裏也不會斷這末幾天糧。——北京城裏的人就是這個勁，今日買今日吃的，這回真給坑死了！官家說平物價，一個子兒也不許漲。可是那兒知道，你越壓的兒，越漲的快。說要漲價，一起往上漲，也行。可是薪水就不漲。修車別說漲，不漲也沒人修哪！我們活該要挨餓了。

一羣教授：八一九之後，物價漲了七倍多，教授薪水只抵八月初的百分之十四。四口之家，不吃肉只夠吃八天，其餘的十二天便活不下去。——目前爭取的是教授的活命問題，也是一般老百姓的活命問題。生活重壓下，在沒有衰老的年齡就衰老了，不到死亡的年齡就死亡了，這是多末慘的事。——政府應該反省，雖然已遲，但亡羊能補牢，總比不補的好。現在地裏不種麥子，不種稻，只種炸彈，結出來的當然是血和肉，不會是糧食，這樣大家只有更挨餓。——我每月收入一百四十金元，上課來回車費一次就去一塊多。孩子在附小上學，年紀小，要坐三輪車就受不了了。吃飯終屬要緊，最近不敢坐車了。因此趕早上八點鐘

的課，六點鐘就要起床，七點從家裏出發才能趕上。上幾堂課，站得太久了，走起來便恍惚的，怕摔倒了。但是坐三輪已沒有這份福氣。政府拿我們開玩笑；我們呢，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我在師大任教，遠在民國初年就開始，別的國家像我這樣年紀的教授早退休了，而我呢，還得拄着手杖去上課。孩子們因為沒錢交學費，失學了。——由美國帶回的一些美金，貼用光了。一家七八口，一百八十元怎樣過得下去？吃窩窩頭吧；有人會笑我活該呢。……

東北大學一工友：我們一月只拿到二十二塊的金元券。上月吃了還可贖兩元；這月呢，不夠半月的伙食。我們大學裏文法學院的工友，爲着爭生活，打算總請假一天，庶務先生便打起官腔來了。他們說：「不幹，馬上有人來替。這年頭等着當工人的，還多着哩！」

某大學一自費生：沒想到北平生活這麼高。由家中七拼八湊帶來的一點錢，還不夠吃窩窩頭。一個月沒有理髮了，你瞧，簡直和囚犯一樣難看呢。衣服自然由自己洗，但肥皂也漲了許多。最討厭的還是伙食費，伙食又催過我幾次，別的債還可欠，只有飯債欠不得呀！

問題還未解決

最近幾天停風似乎平息下來，各院校已陸續復課，中小學的老師們也拿起書本回到課堂上去了。限價已經開放，糧店裏的大籬小籬又充滿起來，雖然市價已由限價時代躍過十倍，但畢竟還

有津可問。只要有金元，洋麵總可以買得到的。平價麵擠買的時候已過去了，國民學校的老師們既無可藉口，只好回去「作育人材」吧。教授以及大學生們，久停下去勢所不能，況且政府已答應調整，且「休停」一下再看。問題顯然並未澈底解決，並且其嚴重性一天天地在加深着。

長沙郵局的趣劇

高鷹

（長沙通訊）在冷冽的北風裏，多少人在啼飢號寒，半夜叫天亮，掙扎着過日子，而在同樣冷冽的北風中，又有多少閩老們，攪着舞女在暖氣花廳裏跳舞？這不平的例子太多了，太多了，這不能不數清，自上至下，官僚機構原是烏鴉一般黑，不能例外的呵，然而，有誰料到，作爲服務機構的郵政機構也有着這一類的怪現象？

且說湖南郵政局長史詒堂，原本也是寒家出身，憑着一點裙帶關係，爬上了局長的寶座，從此作威作福，儘量剝削郵務人員，不在話下。誰知物極必反，剝削太狠了，連平日良善的郵務人員，爲了生活，也不能不掙扎了，湖南郵局員工正如他處郵務人員一樣，薪資有限，每月高者百數十元，低者才三四十元，在物價高漲，石米逾百三十元的今日，自然不夠吃稀飯之用，可是他處郵務人員有米貼，漢口是八十

在軍事局勢沉重的目前，北方的糧荒是無法解決的問題。拿本月來說，平市的美援配粉十五斤只能配三分之一，公教人員的配粉還欠兩月未發，公費生的配粉無法供應，已改成了雜糧。處處是捉襟見肘的窘態，處處都潛伏有第二次行動的可能性。

元，北平是一百四十元，而湖南郵工却分文也無，郵工米貼原是國家法令規定了的，非發不可，而湖南竟沒有，這是什麼緣故呢？顯見其中有蹊蹺存在。

湖南的郵務人員最初不明瞭那「蹊蹺」，還以爲是錢不湊手，故未發給，只是採取等的態度，誰知一等二等，數月過去，米貼還沒有蹤影？肚子裏曬哩咕嚕響，逼着他們不能不採取行動，向史局長請求，史局長却很輕鬆地以「沒錢」兩個字推辭了事。管他有錢沒錢，真正的榜腹是不能辦公的，於是郵工們又來第二次請求，而這次史局長又把責任推往上面去了，說是要請示總局再作決定。

好吧，你請示就請示吧，願真的郵工們是沒有二話說的，這樣等之又等，才在上月二十五日得到回電，說是准將十一月份薪津提前發放，郵工人員都喜氣洋洋，雖然能領到的爲數不多，但

總可以略濟燃眉的，於是在十月二十七日帶了圖章，準備領錢，安慰一下妻兒們的厚望，又誰知史局長竟突然變卦，在總局的電報上批了幾個大字：「每人限借卅元。」米價早已漲到百卅四元一石了，這區區之數，借來夠油的？夠鹽的？這樣一來，才把馴真如牛的郵工們激怒了，大家爲了要生活，不由得怒火衝天，喊着史局長想辦法，照着總局規定發給，但史局長却老是一推二推，使用着那老法寶：「沒錢。」

真是無巧不成書，正在史局長嚷着沒錢的那天晚上，長沙刑警隊破獲了一千賭犯，當場搜得了賭具一副，金元數千元，真乃一位大大的豪客，而那豪客就是史局長，至此，郵工們始恍然大悟，什麼沒錢，什麼蹊蹺，原來史局長移去賭博了。

拿員工的血汗錢去賭博，在員工的血汗上大跳其舞，顯然的，任是豬牛也有兩聲吼叫，郵工們雖然馴良，也就忍受不了，於是，在二十八日召集了一些員工，組織了「驅史運動」，揚言要把郵務收類驅逐出郵局，連帶着暴露了史局長過去一些劣跡，如挪用公款，強佔房屋等事，并且把這些事情電告總局，并向社會各界宣佈。

這樣一來，史局長才着了慌，連忙請出警備部的人員來調解，

，希望不把事情鬧大，一面又大把鈔票送與局中中級人員，又大擺宴席，廣泛拉籠中小職員，企圖以金錢的武器，口腹的攻勢，把這一運動瓦解，然而，郵工們平日雖溫馴如牛，在是非面前却是極其分明的，大家一致拒絕他的贈款，也不赴宴，堅決主張，史非走不可。

在這種正義的壓力下，史也慌了，一面說：「我走，我走，但大家得給我一個面子，」藉以緩和空氣，另一面却勾結警備部人員，想以別的手段打擊反對自

南昌近訊

南昌，在中國的大江南北要算是一個很安靜的大都市，很平息的過了幾年，現在却發生了幾件新聞如后：

一、中上公私立學校教職員

金圓券發行後，教職員的薪金一直凍結在「八，一九」時的薪金，後來政府限價，當時生活尙勉強維持。及至上月底，政府開放限價，自由買賣，物價因此上漲數倍，教職員所得酬報不夠平常五口之家的最低生活的所需，於是乃於本月二日向省府請願，其條件如下：(一)公、私教職員政府應配售十月份之實物。(二)薪水每月五日之前發放。(三)預支薪一月。結果本省胡

已最激烈的人。而今這事情還在發展，前途如何，尙難逆料，但正義是不會滅滅的，湖南各縣郵政員工，如衡陽、常德等地都已來電申援了。

史某是怎麼一個人呢？是C的一個小噱頭，這一件事情看來雖小，但在湖南派系角逐的角度上看，却是關係太大了。正義與派系之爭，從此開端，也許它竟象徵了某些人的沒落：

(十一月一日)
——編輯部

心遠

主席答覆：(一)十月份已爲過去。以後凡需配售實物，應加入公務人員合作社。(二)關於公教之薪金，決盡量提早，但不能有十分把握。(三)預支薪金一月，因財政支絀，所以不可能。於是教職員因不能圓滿答覆，乃於本月三日晚，各理監事並召集各校代表，在本市女職工會，到會者很多，並有各報新聞記者參加，結果決議下列九項：(一)任一校不得單獨接收優待。(二)全省中上學校向校方總請假。(三)請假日期無規定，等政府圓滿答覆後復課。(四)緩行各科抽考，及各科比賽令。(五)請假原因電告中央。(六)若任一理監事失去自由，則全體會員

拯救之。若全體理監事失去自由，則另選七人負擔向外方支援救之職任。(七)請假之理由向社會人事陳述。(八)請假之理由向參議會報告。(九)請假理由向輿論界報告。自四日起已全體總請假(按：私校總請假原因：一爲響應公教職員。二爲受不到配售實物之優待)。

二、建築工人要求調整工資

打傷理事長

各物上漲以後，建築工人(包括泥水匠木匠等)要求資方調整工資，不得要領，於昨日(三日)在本市魯班廟開會，結果打傷理事長徐細苟。工人多名被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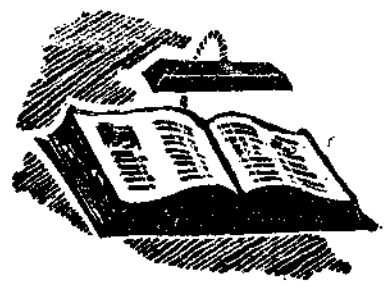
限價解放後，多變的商人，變出了多量的物資，停止多時的本市夜市，也開放了。可是不管貨物怎樣多，買的人到了反比例！貨架上貨物的標價，差不多都以圓做單位，薪水階級的人大都是望之興嘆，誰說我國物資不夠，只是金圓券不值錢了。(十一月四日寫於南昌)

(上接十六頁)節，徵求幹旋日俄和局意見，經過衆議，一致贊成。六月二日尋又真實向俄使略西尼，僞裝向日使高平小五郎以口頭勸告，希望其兩國議和；六月八日更電訓其駐日俄兩國公使。當時俄國不知日本此種秘密，故允予接受，於是和局以開。

所著風行一時的「旋風二十年」，似未見引用。例如東方會倒東條運動，在「旋風二十年」裏，說東方會員有七十名被檢舉，中野正剛被押入憲兵隊，專列一節目，所述至爲詳盡。又例如「旋風二十年」裏指出，日皇曾親電史達林，請求調解戰爭，莫斯科表示：「日本若提出具體條件，蘇聯可以相當調停工作。」因此便詢問日本條件如何，以便在波茨坦會議席上向聯合國探詢意向。莫斯科爲等待日方覆電，史達林特延期出發一天。可是日本始終無密電答覆。如果蘇聯調停能夠實現，日本便不是投降而是媾和了，而且日本也許可能避免原子彈的浩劫。其餘如「地下室中的御前會議」，「阿南陸相的英雄淚」，「被慘殺的近衛師團長」，「最後叛變的一幕」等各節目，都描寫得有聲有色，而爲秘史中不可少的資料。但在鄭氏書中以上各節目都不見提及。

四、鄭氏書名叫「近十五年日本秘史」，實際百分之八十都敘述的是對外侵略史和外交史，關於其國內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運動等等秘史都付缺如，實與日本秘史不相符，倒不如改爲「近十五年日本侵略秘史」爲宜。

以上所舉四點，實之「近十五年日本秘史」著者不知以爲如何？



近十五年日本秘史

相晚

鄭學稼氏
新著「近十五年日本秘史」
本年九月上
海大東書局初
版，全書二百

四十五頁，約十八萬言，定價金圓券八角八分。書分七章，每章又分若干細目，第一章由明治維新到昭和維新，第二章侵略中國，第三章三國同盟，第四章攻蘇的圖謀，第五章日美的秘密談判，第六章突襲珍珠港，第七章投降與審判戰犯。

這書根據的資料，據鄭氏在「代序」裏說，是第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提出的文件，第二、在該法庭上證人和犯人的供詞，第三、木戶幸一侯爵與近衛文相公爵的日記，第四、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的「日美交涉回顧」，第五、他親見「滿鐵」的祕密文件和私人有關係的作品。這些資料，國內雖也有零碎介紹，但都是照原文翻譯，原文作者大多好為己方辯護，不實乃至虛構之處，在所難免，一般讀者不免要受其蒙蔽，所以難得事實真相。鄭氏為研究日本問題權威，他卻能於上述百餘萬字的資料中，去偽存真，加以扒梳，以成為一部有系統的真正秘史，誠如鄭氏所說：這書，對於曾受日本帝國主義侮辱的中國人，和曾受她殺戮的後代，是一本人國恥家仇的記錄，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讀的。

演出使人驚奇的喜劇——明治維新，隨後又演出使人酸鼻的悲劇——昭和維新，又由於日本民族，只有演劇的天才，而缺乏排演的本領，必須聘請導演，前幕導演為彼理提督，後幕導演為麥克阿瑟元帥，都是美國人。（一頁）日本歷史最使人注意的地方，一是江戶幕府是怎麼塌台的呢？二是明治是怎麼維新起來的呢？三是政治領導權怎麼落到少壯軍人手中而致走上瘋狂侵略之路呢？在這本書裏，鄭氏都有詳明的分析和批評。他對於第一點說：「江戶幕府由一六〇三至一八六五止，約分為三個時期：第一為發展期，在這期間的主要文化，是調和西洋與中國的文明，但却以重刑禁止天主教傳播。他的盛世是元祿時代（一六八八至一七〇三）。元祿過後，約至一七八六年，轉入第二期，即衰頹期。在這期間，由於商業資本的發達，產物破產，武士因綠米賤，無以為生，當穀價貴時，物價高騰，貧人與武士亦難度日，這可使幕府的基礎動搖。正當內在危機行將爆發時，外族侵入，這是第三期，即衰亡的開始。」（五頁）他對於第二點說：「她的農民暴動浪潮，在彼理提督前，早已低落，內在的實力都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統一政府。因為幕府不能完成那一任務，所以假手京都的朝廷，外力的壓迫，恰促進幕府的倒台，與引起革新者的警惕。」（一頁）明治維新的歷史任務，在當時參加維新者看來，是王政復古，事實上却是全國的統一。只有這統一，日本民族在強有力中央政府下，才能建立民族自由的國家。所謂建立統一國家的最終目的，是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他是可咒罵的名詞，又是任何民族必經的發展過程。但有一點我們應該明白：資本主義的發展前提，是國家的真正統一。」（八頁九頁）他對於第三點說：「日本資本主義，早自明治末期，顯露內在的矛盾，抽不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緩和。雖然她的輕工業，在一九一四年後，有長足的進步，但却不能轉變為重工業，除非有挑動另一次戰爭的刺激。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需要市場，一九一八年的國際局勢，却限制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尤其是華盛頓會議的九國公約，使她只能於經濟侵略原則下，向外——即向中國活動。這一活動，既因中華民族的一運動而受阻止，那只有兩條路可走的：第一，從事內部的改革，即徹底改造農村，給農民以土地，容納過剩的人口。第二，不顧國際的信義，破壞已有條約，冒險地以武力侵略中國，即破壞中國的統一運動。」（一九頁）他指出這兩點，都為環境所不許。這一苦悶，因此激起了日本內部的改革。上層的領導人物缺乏眼光與威望，對於日本的危機，既無法解決，勢之所至，必然迫下層人物出來活動。這下層人物，他稱做他們為「受教育的流氓」，即右傾分子與少壯軍人。他說：「一個民族的興衰，在客觀條件方面，即是知識份子的作用。這類人，可以與邦，也不以喪邦。當一個民族有容納和收維他們的條件時，他們就參加建國工作，當一個民族沒有容納和收維他們的條件時，他們就成為內亂的幹部，或成為指導國家內外冒險的中心層。」（二〇頁）詹生（Samuel Johnson）說：「一個人要能夠發見前人所未有發見的真理，總可從事著作。」高門（Gomara）說：「這倒是不必要的，

只須能夠把知識的表面，加以變動，使從前沒有人注意到的種種美質，重新顯露出來，眩人心目，也不算出色的東西了。」鄭氏的這本書，不僅夠得上高門所提條件，也夠得上詹生所提的要求。其餘各章，還是根據各種資料，加以敘述，很少看到他的意見，可以不論。

不過，就筆者個人看來，這書也並非毫無商量餘地。茲分述如下：
一、他說幕府的倒台，由於「內在的實力却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統一政府。」他們之要求統一政府事實，但並非是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統一政府，當時的日本人民恐怕尚不懂得資本主義，要求統一的主要因素，應該是我明末遺民朱舜水帶到日本的「大義名分」，後來成為德川光圀的「尊王論」。明治天皇在追念光圀時，曾說：「海是勤王之倡首，實後古之指南。」由大義名分與尊王斥竊思想，而形成「水戶學」，由「水戶學」而導出明治維新，這似已成爲定論。
二、鄭氏說：日俄戰爭，「日本勝利了，但不是絕對的勝利，因為她的國力已消耗了大半。明白這危機的日本政治家，力排國民的情感，決定接受美總統羅斯福的和平請帖。結果訂立獲資斯條約。」（一六頁）這原是根據日美官方當時公報一種傳統的敘述，但是後來事實真相揭穿，却全不是那末一回事。真相是這樣的：當日俄開戰至對馬海峽一戰止，日方雖屢戰屢勝，但實已筋疲力竭，不能再戰。俄方雖屢戰屢敗，而實力尚雄厚，自不肯罷休，所以依然由西伯利亞鐵路運糧大軍，源源而來，勢不稍衰。日本見前途危險，因此乃電訓駐美公使高平小五郎，密謁羅斯福總統，請求美國即刻書面干涉，以結束戰爭，並請其在表面上作「直接而且全然出於自己動議」之態勢云云。羅斯福總統允之。一九〇五年五月三十日，羅斯福因有招集駐美各中立國使（下接十五頁）

內政部登記證警總字第六八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分銷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五洲書報社

每册定價二圓